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十八〕

慈濟伽藍 陳文全

撰文：蘇釗琳



高雄區慈濟委員第二組組長陳文全居士，位在新興區中正四路的住家，是高雄委員們最愛聚集的地方，此間經常高朋滿座，甚至夜不閉戶。他的智慧和修養，為他獲得其深的讚譽和法緣。

貧困的童年·溫暖的家庭

陳居士於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二日，出生在台南縣隆田鄉。六歲時隨父母遷往高雄市鼓山區，就在鼓岩國小完成他的國民教育。小學畢業後，考上高雄市楠梓四中，但因家貧，經常三餐不繼，實無餘錢可繳學費，只得放棄學業到工廠當車床學徒。印象中的童年生活，時時處於飢餓的邊緣。姐姐未嫁之前，經常到食品加工廠拿材料回家趕工，往往做得手破皮爛，為了生活，只有忍痛苦幹。他還記得民國四十七年，「八七水災」時，家裡連屋瓦都被吹走，連個可以睡覺的地方都沒有。沒東西吃，索性到溪水裡釣魚來維持三餐。想來，真是又好笑又辛酸。

緣訂三生前·情結一世深

他也曾經和姐姐為人推車運送木炭，從高雄到左營，不管寒暑風雨，四季如一日。這種物質的生活雖然辛苦，但全家親慈子孝，氣氛融洽，却是今日許多富裕家庭想像不到的。享受不到的。居士的父親陳財旺、母親陳李英合力經營小吃攤，賣粽子及「油湯」，家中還有兩個姐姐。那時，台灣剛光復不久，民生凋敝，一般人連飯都吃不飽，那有錢去「小吃」？他們的生意一直好不起來。直到他當上學徒之後，所得全數補貼家用，情況才略為改善。學徒的工作，一直做到二十一歲入伍為止。

他是獨子，通過常備國民兵的申請，只需服役一年四個月，最初在嘉義大林中心受訓，後來轉調金門。算來他的「兵運」是蠻好的，到金門之後，被分配為後勤部



媽媽的家大

〔五〕

繪師法梵果



「媽媽的家大們我是誰，嗎是嗎？」
「媽媽的家大們我是誰，嗎是嗎？」



「媽媽的狗狗小當要也我？」



「我，狗狗小，起一拜來觀世音菩薩。」



「我果如，大慈大悲，心悲我，我們。」
「我果如，大慈大悲，心悲我，我們。」

心，相當生氣，兩家有好些年都斷絕往來。直到後來，李家瞭解他確實是個忠厚踏實的青年，才真正接受他這個「半子」，總算雨過天青，盡釋前嫌。

晴天降霹靂·屋漏連夜雨

六十一年元月，一天下午四點多，他在工作的塑膠膜射出成型工廠接到電話，通知他——母親病篤，從速返家。

他匆忙趕回家，抱著輪臥在床的母親，急急趕往醫院，到醫院，醫生以奇怪的眼光看著他，說：「人都已經死了，還送來醫院做什麼？」到那時他才如夢初醒，回過神來——母親早已過世了。確定這個事實，他整個個人變成一片空白，心一直往下沈，往下沈，血液一點一滴的冷卻……身邊只留下十塊錢，日用品多靠賒欠，發薪後立即要償還債務，兩個姐姐的家境也一般窮困，他真不知母親的後事要靠什麼料理？

在呼天不靈、喚地不應的情況下，他首度承受了社會的溫情。——鄰居們瞭解他的苦痛，想到他平日為人勤儉厚實，紛紛發起勸募，並透過區公所和市政府的福利單位，為他募集了兩萬五千元

的喪葬費。料理完母親的後事，仍有五千元餘額。正當前途茫茫之際，一位販賣成衣的販賣

來訪，建議他從事成衣販賣。民國六十一年間，正是台灣成衣業行情突飛猛漲之際，他將剩餘的五千塊參加一個互助會，標到錢後，買輛機車，進些成衣，隨著堂兄到各地市場、夜市、路邊擺攤。

由儉入奢易·由奢入儉難

半年生意做下來，結算一下，竟夕夕未賺，連本錢都全數虧損；結帳那天，典當出所有家中值錢的東西，甚至連一白黑白的電視都當掉了。

想想半年的日子，除了學到經驗和知識朋友之外，竟然沒有分毫剩餘，也真是不可思議！連同行的朋友都為他抱屈。

在台南開設成衣工廠的陳昭輝先生，同情他的遭遇，也借得過他，讓他直接先拿衣服賣，賣多少算多少的帳。如此下來，生意終於漸漸起色，買了房子，買了車，孩子學琴、學舞蹈，生活過得有滋有味。

所謂「日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」，「居安思危」的意義，若不是親身經驗過，很難真正體悟。

狀況漸漸下坡時，頗為恐慌，經常四處求神問卜，希望能夠轉機以挽救困局。有一天，他和友人——台南成衣廠的鄭榮源和高雄針車公會理事長李居財兩位先生，到高雄市南台路天存印社，陳何鎮台先生處，打算刻個銀牙印，看看是否能開一運。當時看到主人廳中有一個「功德箱」，感覺很奇怪。

山窮水盡處·柳暗花明時

在陳先生的詳細介紹下，他歡喜地將自己和家人加入功德會，他和太太每月繳一百元，另以四個孩子名義，每人每月繳三十元，就這樣開始了他的「慈濟之旅」。

他們家每個月的會費，都是由高雄涂茂興委員的夫人前來收取。對於涂夫人幾年來在「慈濟法業」上的照顧、指導，是他至今始終深深感激的。那些年前師父到高雄

視察會務時，都會暫住在涂委員家。只是，師父每次都來去匆匆，他與師父始終緣慳一面。

民國六十八年秋冬之交，他三十五歲，這是改變他一生最關鍵的一年。這一年，他在涂委員家中見到證嚴法師，親聆法音開示。師父所說的，句句金玉良言，字字都讓他心靈感動。

深觀因緣法·法爾如是住

他求法的懇切和精進。地藏經聽完後，他的整个人生觀產生極大的改變，從前所有庸俗、貪著世間欲樂的生活方式和習氣，他都痛下決心改正。在在處處，出口所言、舉止所做，絕不離「佛法」、不離「慈濟」。

這種改變，不只他自己心中喜悅，連帶地家庭的氣氛和親子的關係也都獲得極大的改善。雖然有時經濟生活不很寬裕，但夫妻相敬如賓、父子情深。這樣的收穫，比世間任何財富、權勢都更有價值。

深觀因緣法，法爾如是住。他求法的懇切和精進。地藏經聽完後，他的整个人生觀產生極大的改變，從前所有庸俗、貪著世間欲樂的生活方式和習氣，他都痛下決心改正。在在處處，出口所言、舉止所做，絕不離「佛法」、不離「慈濟」。

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一日，師父到靜傑委員家中時，將高雄地區委員由原來的一組分為兩組，他就是那時候開始擔任第二組的組長。

順逆不動心·携手菩薩道

雖然加入功德會已有十多年了，但他一直到民國七十四年的十一月一日，才在屏東圓通寺皈依證嚴法師，法號「思行」。因為在此之前他始終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資格當師父的徒弟。太太依則比他早兩年，法號「靜資」。

為了增進高雄地區會員對功德會和慈濟法業的瞭解，從七十二年開始，他和蔡明來委員每年都會招募一、兩台遊覽車的人回一靜思精舍」參訪。此行歸來，經常會使許多人改變人生觀，積極面對生命中更值得追求的內在精神世界。

「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」，對於慈濟，他也有這樣的擔當。很多人沒有機會親自聆聽師父教示，他願意當一個「傳達訊息」的人，將師父的開示、佛法的真理，宣告給還不明此中奧義的人。他最喜歡的事，就是「一法一人」廣結善緣。——這也是他生生世世，在菩薩道上永遠精進的方向。

（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）